

金砖银行加速度：“朋友圈”或扩围

阿根廷等多个国家或纳入扩员范畴，投资路线图年内将浮出水面

■ 本报记者 王莹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亮相,此前同样是全球舆论宠儿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再一次回到公众的视线之中。最新报道称,金砖银行行长将于4月底前由印度提名产生,其余4国将分别提名副行长人选。而据专家透露,年内金砖各国将共同起草重大投资合作项目清单。

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砖银行进程的不断加速,其向外扩员预期也愈加强烈:阿根廷、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尼日利亚等都在扩员的积极考虑之列。

各国就启动金砖银行达成协议

金砖银行一面世立刻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国内外不少人士认为,金砖国家通过筹建自己的多边金融体系,是新兴国家挑战“旧世界”的一个信号。

截至目前,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的代表们已就今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前启动金砖银行达成协议。

金砖银行的首任理事会主席被确认来自俄罗斯,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首任行长则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在上海。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对于金砖国家平台的态度更趋积极。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更看重金砖机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着力深化金砖银行等金融领域的务实合作。

而作为首任理事会主席所在国的俄罗斯,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进展工作。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瓦季姆卢科夫4月21日透露,俄罗斯将进一步发展金砖框架内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尽快启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将制定金砖机制下经济伙伴关系战略,在能源、采矿、通信等领域有望开展新的合作。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投资路线图正在制定中,会在充分听取各方建议的基础上,在即将到来的7月乌法峰会之后,出台草案并使其更加完善。

而俄罗斯同时表示,愿意在年内与各国共同起草重大投资合作项目清单。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份合作清单内容将涉及能源合作、矿产、通信



王利博制图

等领域。而项目清单中,金砖国家将依据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部署,在铁路、能源、公路、民航等项目上开展与中方的合作。

金砖五国合作范围有限

事实上,金砖银行实际情况却没有当初预想的那么乐观。

“金砖银行的进度不是很快。”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到现在为止,金砖银行还只是一个设想,连具体的组织框架都没有构建好。

据了解,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长蒙泰罗就曾强调要加快落实去年7月金砖峰会宣布成立的金砖银行的建设进程。

巴西发展工业联合会主席安德拉德表示:“集合可用资源对公共和私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和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私有领域遇到的融资困难。各成员国应履行注资承诺。”

而有专家表示,从成立之初,金砖银行的设计便存在缺陷。

“从酝酿时就一直在极力避免发生由一个国家主导的情况,这一点在出资上特别明显。”业内人士表示。

据了解,金砖银行的法定启动资金为1000亿美元,各成员国认缴的启动资金额度为500亿美元;在启动资金中,五个国家将均等投入100亿美元现金和4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

在金砖银行设立时,中国也试图寻求主导权,曾经提出依据各国经济规模出资的建议。如果按照经济规模出资,则中国将占据一半以上的出资份额,也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最后为了达成协议,中国还是做出了让步,同意每个成员国等额分担资本金,借此保证各国在该银行事务上的平等决策权。

“金砖五国的个性都比较突出,其背后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谭雅玲告诉记者,在其他四国中,俄罗斯也并不真正赞同中国在金砖银行获得主导权,而同中国分歧最大的,还是同属亚洲的印度。

而从各成员国的相互依存以及未来共同利益发展的潜力来看,有专家认为,目前各国合作范围仍然有限,但却是正常的。

“比如,成员国对于改革全球经济结构治理的共识,对发展所需的资金援助的需求,对建设设施的需求,对创新的驱动。但除了这些领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可能就比较少。”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马科斯·特洛吉表示,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都是核大国,但巴西和南非没有核武器。因此,这五个国家要在所有领域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不少国家“入伙”愿望强烈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尽管金砖银行在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但

不少国家“入伙”愿望增强。阿根廷、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在纳入扩员的积极考虑之列。

而专家也证实了向外扩员的可能性。

“金砖银行的治理方式、激励机制等还有待考验。比如,金砖国家建立了一个创新基金,需要诸如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的帮助进行融资,因此会有向外进行扩员的可能性。”马科斯·特洛吉表示。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看来,目前金砖国家经济局势的恶化,进一步给金砖银行扩员带来新的动力。

“俄罗斯、巴西、南非状况不是太好,中国、印度也增速放缓,所以合作基础有一些变化。”金灿荣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如何应对这样的局势,如何使得金砖合作能够继续下去,要加速金砖开发银行的进程,让这个银行尽早的开始运行,扩员是我的一个建议。

然而,也有专家表示,从最初的安排来看,权力分享仅限于五个初创国家。扩员的话,应该是基于项目导向性,而不是机制本身。

马科斯·特洛吉表示,举例而言,如果一家巴西的建筑公司与中国的建筑公司在第三国有个合作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也会得到“新开发银行”的资助。因此,这一机制不会仅限于这五个国家,相互间的合作也可能在第三国产生。

【世界观 Review】

亚投行与金砖银行 正引领全球金融秩序变革

■ 时飞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增至57个,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在内的G8成员国已经成为这一组织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力量韩国、印度等赫然在列。在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亚投行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股,而是演化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呼之欲出。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自2012年提出其概念以来,已经进入了实质运作的阶段。无论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对其持有怎样的眼光,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即将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均源于中国首倡,是中国首次在全球金融领域领头干的第一件大事,它们之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义不言而喻。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经运行长达几十年,这一期间,由于其主导权主要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大国手中,其运行方式和运行理念主要体现了西方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结构。也因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要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充分发挥其对西方主要市场体系的资源整合功能和市场服务功能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那些与其制度认同有着重要分歧的国家地区却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在这样的催化机制作用下,国际经济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区域落差,也由此影响到了国际政治秩序。

时至今日,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均有着相同的理念,那就是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以及金砖五国提供其发展经济、改善国民收入、稳定地区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中国一手主导的亚投行,在充分吸纳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过程中,放弃了一票否决权这种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一些国家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一种全新的大国姿态。而金砖银行所秉持的强化金砖国家的金融互助和扶持理念,对国际金融结算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小觑。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所引发的“鲇鱼效应”,对于深化国际金融秩序的治理结构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示范作用。

不仅如此,现代国际秩序的总体系构成中必然蕴含着金融秩序,通过引领金融秩序的变革,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对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的国际秩序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首先,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在充分尊重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之上而创设的。它秉持化蛹为蝶的蜕变效应,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秩序的固有缝隙,缝合而不是撕裂原有的全球金融秩序的断裂之处。这种以和平发展、多边共赢为核心理念的金融秩序,无疑会极大地促成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更趋向稳定。

其次,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亚洲主要国家在全球金融、经济秩序中的亦步亦趋地跟从地位。亚洲地区在近代以来的落后状况以及学习姿态,将随着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成功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国际金融秩序主要由欧美主要大国一手主导的局面将会破冰。而如果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整合亚洲地区以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区域大国的金融优势方面形成引领者的角色的话,则以今日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亚洲人主导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数十年中将不会是痴人说梦。

再次,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将改变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浓厚的意识形态壁垒。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方世界相对于东方世界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世界的比较制度优势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上的意障牢结,进而使得国际金融体系也带上了意识形态的高帽子。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为主要代表的国际金融主导者,在对那些非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被援助国提供金融援助的时候,往往会附加有意识形态条款。但正如耶鲁大学的蔡美儿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忽视了受援对象自身的重要性的国际金融支撑体系,往往导致被援助国的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问题。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力主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共同发展为核心原则,驱动不同国家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议,对于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运作逻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大补充,也因此可以说是对既有的金融秩序形成了重要的变革因子。

无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角色,但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领导力和体现为国内制度建设的软实力是否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吸附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妨说,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力量,呈现的正是中国是如何超越既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局限的。

丝路基金首单落子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旗舰店开张

(上接第二十三版)

中巴“1+4”经济布局 打造“一带一路”示范工程

在中国和巴基斯坦4月20日于伊斯兰堡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

事实上,除中巴经济走廊和瓜达

尔港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合作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同样备受期待。

据了解,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签署的51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中,有近20个项目涉及能源领域,预计能产生16400MW电能。其中,10400MW的项目被列为早期收获项,将在2018年前完工。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政府签署的卡拉奇卡西姆港1320MW燃煤电站项目协议正是其中之一。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我们在巴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有助于我们未来在此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此外,以产业合作为重点的园区建设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的一大亮点。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项目之一,就是费萨拉巴德如意马苏德纺织服装工业园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相关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如意马苏德纺织工业园项目得到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巴投资基金、中东投资基金及巴基斯坦金

融机构多渠道支持,成为备受青睐的热点投资项目。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建设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已经规划出的两大对外经济走廊中,中巴经济走廊相对于涉及4个国家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而言,更容易推动实质建设。同时,巴基斯坦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对南亚地区合作开展非常关键,中国希望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示范工程。”

(上接第二十三版)

农业矿业投资潜力大 相关产业成机遇

巴基斯坦小麦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但农牧业相关产业发展仍然相当落后,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施展拳脚的机会。

大量的农作物生产催生了巴基斯坦庞大的农药及化肥市场,每年仅

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的需求量就超过7.4万多吨,市场规模超过4亿美元。但当地农兽药企业生产水平落后,大量农药、化肥需要进口。而农药、化肥行业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已经非常充分甚至接近饱和,因此中巴经济升温对中国涉农企业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此外,巴基斯坦的铜、铁、铬等储量丰富,地下煤储量更是在世界排名第一,由于电力缺乏,工业不发达,该

国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也很不够,这也为中国相关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提供了机遇。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高品质的矿产资源基本已经被大型企业控制,社会资本很难进入。但在巴基斯坦从事矿业投资的门槛则要低得多。据在巴基斯坦从事矿产投资的科达利矿业公司负责人唐伯阳介绍,在中国国内拿到100万吨的储量铜金矿开采权,成本要超过10亿元人民币,在巴

基斯坦成本只需1亿元人民币左右。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对在巴投资矿产项目,也有相关政策支持。

据介绍,中巴合资的科达利矿业公司已经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矿业部门及俾路支省等地方政府矿业部门成功获得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的矿产勘探、开发权。该公司的部分矿权已经跟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探局、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等三家合作勘探开采。